

魯迅著作手稿全集

啓功題端



(十一)

顾问

王得后

主编

萧振鸣

鲁迅著作手稿全集

启功题端



(十一)

福建教育出版社

第十一卷目录

出关(共二十八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二〇七
起死(共二十六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二三五
《且介亭杂文二集》目录(共四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二六一
《且介亭杂文》(扉页,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二六五
《且介亭杂文》目录(共四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二六六
《故事新编》目录(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二七〇
《且介亭杂文末编》(扉页,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二七一
《小说二集》编选感想(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	一二七二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共十六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写讫	一二七三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共七页)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	一二八九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共四页)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	一二九六
我要骗人(共六页)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三〇〇
《译文》复刊词(共二页)	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	一三〇六
插图本《城与年》小引(共二页)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	一三〇八
白莽作《孩儿塔》序(共二页)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日	一三一〇
我的第一个师父(残稿,共一页)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一三一二
《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共四页)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一三二三

出 關

望仙三行

老子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北丘又來了！」他的學生庚桑楚，不耐煩的走進來，輕輕的說。

「請……」

「先生，您好嗎？」北丘扭扭的站着，禮貌的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您怎麼樣？所
有這裏的藏書，都有過了罷？」
「都看過了，不過……」北丘很有些躊躇模

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我何先圖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經，自以為很長久之，乃適遇一人去拜見，七
十二位主少，誰也不採用。人下真難說明白，可還是
道的難以說明白呢？」

「你這耳運氣的小子說，」沒有遇着能幹
的主子。六經這玩藝兒，只是先王的陳迹呀。那里是
弄出迹來的東西呢？你的話，正是和迹一樣。迹是乾
子踏成的，但迹難道就是鞋子嗎？「停了一會，又接
着說道：「白鴉們只要瞧着，眼珠子動也不動，然而
自然有孕，雌雄的在上風叫，雌的在下風應，自然

有孕，却是一身上兼其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
不似女的命，是不似換的時候，是不似留的這，是不似
實的。只要得了這什麼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
什麼都不行。

孔子好像受了雷劈一樣，已魂失魄的坐着，恰
如一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小時，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就
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敬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直送他
到園裏後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機

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車，拱着兩隻手，

在車板上，冉有把鞭子在揮，嘴裏喊一聲：「都，」車

子就走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才

回進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

定，才站在一旁，垂着手，說：「您說的很不多……」

「您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

唐似的回答道：「我說話真也說的太多了。」他又

彷彿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吶，北丘送我的一隻雁鵝，不是嚇了雁鵝嗎？你還記得它嗎？我提筆時有牙，咬不動。」

庚與楚出去了。老子又靜下來，合了眼。圖書館裏很安靜，只聽得竹竿子碰着屋簷響，這是庚與楚在頭掛在簷下的雁鵝。

（空一行）

一過夜是三個月，老子仍舊毫無動靜的坐著，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北丘來了哩！」他的學生庚與楚，從黑

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他不是長久沒來了嗎？這
的來，不知道是怎的……」

「哈……」老子點點頭說：「這一個字。」

「先生，您好嗎？」老子扭扭腰的行着禮，一由說。

「我便是這樣子。」老子答道：「長久不見見

了，一定是躲在窩裏用功罷？」

「那里那里？」老子謙虛的說：「沒有出門，在

想。想通了一點：鴉鵲親嘴；魚兒吐水；細腰蜂兒

化別個；懷了弟弟，做哥哥的哀哭。我自己也不曉得在

變化裏了，這么麼變化別人呢……」

「對對！老子這「思想通」！」
大家卻從此沒有話，好像兩頭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老子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
口氣，老子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謝着老子
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老子並未扶着拄杖，一直這
他到圓音館的大門外。老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
機似的說道：

「老子走了，老子不喝點茶去嗎？……」
老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扭

葉勃的靠在校板上，再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
喊一聲「都」，車子就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
門中幾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興，」庚桑楚看老子
坐定，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該說的很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

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這：我看我應該走了。」

「這為什麼呢？」庚桑楚大受一驚，好像遇着

了晴天的霹靂。

「孔子已經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他的明

白他的底細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
太方便的……

「那麼，不正是同道了嗎？這是什麼呢？」

「不，老子擺一擺手，「我們這是同道不同。像
如同是一雙鞋子罷，我的^是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呀！」

「你在我這裏呆了這許多年，還是這麼老實，」

老子笑了起來，「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換了。你
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後就不再來了，再不叫我
先生，只叫我老聃子。」還要玩花樣了呀！」

我無學不師也

「先生的看人是不會錯的……」

「不同，頭也常常看錯。」

「那麼，廣安楚想了一想，「我們就和他幹

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來，向廣安楚張口嘴：

「你看我牙齒還有嗎？」他問。

「沒有了。」廣安楚回答說。

「舌頭還在嗎？」

「在的。」

「懂了沒有？」

子廿八

「先生的意思是说：硬的~~硬~~掉，软的~~软~~掉？」
「你说得对。我看你也不妨收拾收拾，回家
看看你的老婆去罢。但先给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
鞍鞴晒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骑的。」

(第二回)

老子到了五石洞，没有走通到洞口的大道，却
把青牛一勒，转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走着。他想
爬城。城墙倒并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将身一耸，
是勉强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里，却没法搬出
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候没有和墨翟

都還沒有出世，老子自己也不想，到會有這玩意。但
而言之，他用盡哲學的腦筋，只是一個沒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當他夢進岔路的時候，已經
給老子望見，立刻去報告了朋友。所以達不到，也必
又給一羣人馬就從後面進來了。那個探子確馬當
先，其次是國貨，就是國月，這帶着四個巡警和兩
個養子手。

「這位！幾個人大叫着。」

老子連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動不動。
動，好清一段路。